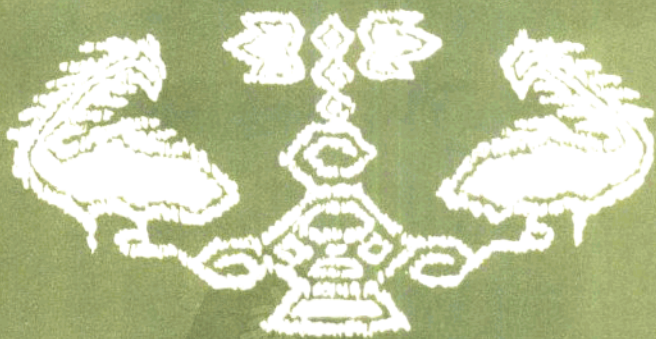


民族语文论丛

第一集



中央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和
PDG

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

编 者 的 话

为了反映我所同志在民族语文研究方面的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提高科研水平，我们编印了这本《民族语文论丛》。今后我们还将不定期地陆续编印续集。每集除主要刊登我所同志的论文、译文外，并酌收校内兄弟单位或校外同志的文稿。

由于水平有限，在文章内容和编辑工作方面，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五月

编辑组成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伟 李 森 张元生 张公瑾
杨敏悦 黄布凡 曹翠云

本集责任编辑

黄布凡

目 录

壮语和汉语关系初探·····	张元生、王 伟	1
从瑶语论证上古汉语复辅音问题·····	邓方贵、盘承乾	39
土家语语流音变现象说略·····	何天贞	57
藏语拉萨话轻声初探·····	王会银	67
维吾尔语喀什话的语音特点·····	喻 捷	95
苏联哈萨克语语音学及其发展述略·····	丁石庆	112
谈湘西苗语语素组合偶音化趋势·····	卜维萍	127
水语中的汉语借词·····	刘日荣	141
傣语四音格浅析·····	孟尊贤	166
哈萨克语的畜牧业词汇·····	王远新	192
从苗语看古汉语的状词		
——兼释“行道迟迟”、“夏屋渠渠”·····	张永祥	209
黔东南苗语的谓词·····	曹翠云	223
临高话 $kə^3$ 的作用及其来历·····	马加林、文明英	242
傈僳语构形与构词中的语音交替方式·····	陈嘉瑛	255
拉祜语的 thA^5 在语法中的作用·····	夏淑仪	263

试谈布嫩语词缀“in/i”	曾思奇 269
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 遗留问题	黄布凡 282
西藏的藏汉双语现象	邓卫群、叶雪音 311
维语与汉语语音的主要异同 ——兼谈操汉语的学生学习维语 语音时应注意的重点	高士杰 329
泰语的语音和文字	
.....莫列夫、帕拉姆、福米切娃著 张公瑾译	346
藏文的Glo—ba—'dring	[美]李方桂著 冯蒸译 375
藏文Bla—ma（喇嘛）一词的词源	
.....[美]威利著 关学君译	385

壮语和汉语关系初探*

张元生 王伟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共有一千三百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一部分分布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及广东、湖南等省。

壮语是壮族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壮侗语族也称侗泰语族或侗台语族，国际上习惯称为“台语”。台语系属的语言在我国境内有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毛难语、仡佬语、拉珈语、仡佬语和临高话、莫话、佯僜话等；在国外有泰语、老挝语和缅甸的掸语等。这些语言分布在我国南部和东南亚广大地区，使用人数约有四千万以上。台语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们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台语和汉语也有密切的关系，它们不仅在类型上有共同的特点，而且在发生学上也可能有共同的来源。

关于台语和汉语的关系问题，国内外语言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国内语言学家看法比较一致，在他们有关的著作中，一般都把国内壮侗语族的语言列入汉藏语系之内。①王力先生认为：“就中国境内来说，少数民族的语言，许多是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如苗语、瑶语、壮语、黎语、傣语、藏语等。就中国境外来说，暹罗语、越南语、缅甸语等，也

* 本文为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

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这些语言所属的语言系族，西洋人把它叫做藏缅语系（以藏语、缅语为代表），或印支语系（由印度支那得名）。我们认为应该叫‘汉藏语系’，因为在这个语系里，汉语是最主要的一种语言。”②邢公畹先生认为：“汉藏语系的各支语言都是同一祖语中分化出来的。其中侗台语群中的各种语言在亲属关系上，跟汉语尤为接近。”③“三国以前的汉语跟原始台语有密切关系。”④这些看法，代表了我国国内语言学界的基本观点。在国外，则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与国内学者相同，如李方桂、张琨等一直认为台语属于汉藏语系。另一种看法与国内学者相反，如本尼迪克特、马提索夫等认为台语和苗瑶语都不属于汉藏语系而应与南岛语合为澳泰语系。本尼迪克特把黎语和仡佬语从台语中分出去，与越南北部的拉加语和拉缜语合称为加岱语，作为联系台语与印尼语的中间环节，组成“台语——加岱语——印尼语”所谓“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本氏认为“汉语和台语之间词汇的相似范围是有限的，这种相似不能支持通常认为这两种语言有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的看法。”⑤他认为台语和汉语对应的词如数词、身体部位、动物名称的共同词根等都不是同源词而是借词，只有台语和印尼语有对应的词“才是真正的基本对应词。”⑥他还指出了语法方面“修饰成分放在被修饰成分后面而不放在前面这一点，台语和印尼语、加岱语一致而和汉语明显地分歧。”⑦因此他认为“台语和加岱语、印尼语有一种真正发生学的关系，而不是和汉语、藏缅语（汉——藏语）有这种关系，不过在汉语影响下有很大的变化罢了。”⑧

学术上不同的观点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将促使我们的

科研工作更加深入和发展。本文主要通过国内台语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壮语同汉语的词汇比较，探讨这两个语言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问题，也简单谈谈壮汉民族之间以及壮汉语语音和语法方面的一些情况。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⑨同样的道理，我们研究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必须联系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民在历史上的关系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根据考古资料证实，早在五万——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柳州人”和“麒麟山人”在壮族地区生活。在广西桂林、来宾等地的岩洞，也曾发现新石器时期古人们制造的各种石器、骨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⑩

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壮族来源于我国南方的古代越人。越是我国南方古代民族的总称，秦汉以前，即已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支系很多，号称百越或百粤，秦汉以后，越人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与汉人融合，一部分可能与今南方的少数民族融合。分布在广东西部和广西境内的西瓯、骆越等支系，与壮族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有人认为“壮族最古老的名称是骆越。”^⑪顾炎武曾说：“……僮（壮）二种，僮乃荆蛮，僮（壮）则旧越人也。”^⑫

在壮族人民中间，至今还保留有古代越人的一些生活习

俗。例如，根据史书记载，古代越人“巢居”干栏，如今壮族地区尚有这种传统的建筑形式；古代越人尚铜鼓，迄今壮族地区已发现古代铜鼓数百面；古代越人迷信“鸡卜”，近代壮族民间还残存这种巫术，等等。在语言上，壮语也一直保留有古代越人语言的一些特点。如汉代刘向《说苑》中的《越人歌》和东汉人袁康《越绝书》中所记载的古代越语，在语音语法方面和基本词汇上，与现代壮语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古越人分布的岭南地区还保留有许多与壮语相一致的古越语地名，如冠以“雒”（骆、罗、螺）、“布”、“那”、“古”、“驮”、“板”、“陇”、“岸”）等字的地名。另外，古代越人，壮语称“布越”，而今广西壮族部分地区仍自称为“布越”、“布雅依”、“布依”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古越人与壮族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⑬

至于壮族与汉族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据史书记载，越族的祖先可能是华夏族。”^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之南，除了楚国从长江中游向南发展外，当吴、越北上称霸中原的时候，广大的扬越地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机会，不久就出现了东越（今浙江）、闽越（福建）、南越（广东）、骆越（广西）。在福建的一些地方和广东清远（靠近广州）广西恭城，都发现了属于春秋时代的铜器，就是有力的证据。”^⑮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原的汉族人民不断把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壮族地区，促进了壮汉两族人民的关系更加日益密切起来。有人认为我国南方民族的“蜀山文化和汉族的中原文化有着许多近似的地方，因此实际上，壮族人民只不过是汉族南方一支而已。”^⑯这种看法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也反映了壮汉两族

人民历史文化的密切关系。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壮族不仅和古代越族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而且和汉族也有历史的渊源关系。民族的亲近是语言亲属关系的基础。“语言的亲属关系是起源于不同使用地区得到不同独立发展的一种语言历史事实。”^{①7}壮语和汉语的亲属关系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些比较中看出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二

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的一种结构体系。我们研究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去观察。现在我们先从语音方面来看壮语和汉语之间的关系。

台语系属各语言的语音系统基本是一致的。它们与汉语，特别是与古代越族分布地区的汉语方言，如粤方言、闽方言等，关系甚为密切。在现代汉语的方言中，有人认为“广东方言的音韵比较接近古音，词也多古词。”^{①8}这与台语各支的语言是有共同性的。甚至有人认为：“现存最原始的汉音当推苗瑶壮侗等语，其次是广东福建和吴越音。”^{①9}这反映了台语与汉语之间在历史来源上的密切关系。

壮语语音在声母、韵母、声调各方面都保留了古代汉语的一些特点。声母方面，汉语中古音“疑”母字如：银、牙、宜、眼、仰、疑、瓦、五、午、藕、艾、愚等，当时读舌根鼻音 η ，现代汉语普通话已不读 η 而读成零声母（元音开头）了，但壮语和汉语粤方言仍读为 η ，保留了汉语中古音的特点；壮语声母还保留上古汉语轻重唇不分和舌头舌上不分的一些特点，如：《广韵》非母字“粪”壮语是 pun^6 （粪、肥料）、‘贩’壮语

是pu:n⁵（贩卖）；敷母字“拂”壮语是pat⁷（扫，拂拭）、

“覆”壮语是plo:k⁷（倒，翻倒）；奉母字“肥”壮语是pi²（肥，胖）、“逢”壮语是puŋ²（遇见，相逢）；微母字“网”壮语是mu:ŋ⁴（鱼网）、“文”壮语是maŋ²（分文的文）；澄母字的“杖”壮语是tuŋ⁴（拐杖）、“箸”壮语是tau⁵（筷子）等等。

声母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汉语上古音有无复辅音的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壮语和汉语的比较中找到一些线索。壮语至今有的方言还有复辅音声母，如武鸣话的pl-、ml-、-kl-等。有些壮汉有关的词，汉语读p-（或f-）、m-、k-（或k'-）声母，壮语却分别读成pl-、ml-、kl-。例如：“崩”壮语是ploŋ¹（死，完蛋）、“覆”壮语是plo:k⁷（倒，翻倒）；“霉”壮语是mlai⁴（锈）；“裹”壮语是klu³（裹，包）、“枯”壮语是klo¹（干枯）、“空”壮语是kløŋ¹（空）等。壮语保留这些复辅音声母，使我们对上古汉语有无复辅音的问题得到一定的启示。有人认为汉语来母字是古复辅音的遗迹，而壮语保留的复辅音声母也多与来母字有关。另外，现代汉语读t-或t'-声母的一些字，壮语读成l-声母，如汉语“梯”壮语是lai¹（梯子），“脱”壮语是lu:t⁷（脱手），“塌”壮语是la:k⁷（倒塌）等。与此相反，现代汉语读l-声母的一些字，壮语却读成t-或d-声母，如汉语“留”壮语是ti:u⁵（留着），“落”壮语是tok⁷（落、掉），“搦”壮语是dek⁷（敲，击）等。尽管现代汉语和壮语都没有tl-声母，但这些例子是否与古代汉语可能存在复辅音tl-有关，也是值得注意的。

韵母方面，经过历史的演变，现在的汉语普通话已经没有鼻音韵尾-m和塞音韵尾-p、-t、-k了。-m变成了-n，-p、-t、-k变成了阴声韵。例如“摊贫”、“难南”、“寒含”、“弹潭”等字，汉语中古音各组前后两字属于不同韵类，韵尾不同，前一字属山摄寒韵，收-n韵尾，后一字属咸摄覃韵，收-m尾。汉语普通话每组前后两字读音完全相同，都读成-n收尾。但壮语和汉语粤方言前一字读-n收尾，后一字读-m收尾，与汉语中古音一致。又如：“利、立、栗、历”等字，汉语中古音也属不同韵类，韵尾不同，“利”是阴声韵，属止摄至韵；“立、栗、历”是入声韵，“立”属深摄辑韵，收-p尾；“栗”属臻摄质韵，收-t尾，“历”属梗摄职韵，收-k尾。汉语普通话一律读成无韵尾的阴声韵“li”，没有什么区别。壮语和汉语粤方言“利”是阴声韵，“立、栗、历”是入声韵，分别读为-p、-t、-k收尾，也和汉语中古音一致。

古代汉语的音韵系统互相配合得很对称、整齐，韵母方面尤为突出。例如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互相配合相当严整，这是上古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到了中古汉语时期，入声韵与阳声韵的关系很密切，但入声韵与阴声韵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了。这是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不同的特点之一。台语各支语言早期的韵母系统是否也有阴、阳、入相配的情形，由于缺乏构拟的材料，目前难以推断，但从现在台语各语言入声韵和阳声韵配合相当整齐的事实来看，它们与中古汉语阴、入相配的情形是类似的。现将中古汉语、现代汉语粤方言、闽方言和台语的入声韵和阳声韵配合情况列表对照如下：

语言 (或方言)	配合情况	韵类	阳 声 韵			入 声 韵		
			-m	-n	-ŋ	-p	-t	-k
汉 语	中古汉语		9	14	12	9	13	12
	广州话		3	7	7	3	7	7
	梅县话		5	12	8	5	12	8
	厦门话		3	5	6	3	5	5
台 语	壮语		9	11	11	9	11	11
	布依语		9	11	11	9	11	11
	傣语		10	10	10	10	10	10
	侗语		7	7	7	7	7	7
	水语		6	7	7	6	7	7
	毛难语		9	11	12	9	11	11
	仡佬语		8	9	13	9	10	12
	黎语		10	11	11	10	11	11
	泰语		10	10	10	10	10	10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台语各支语言的阳声韵和入声韵相配都相当整齐，中古汉语和属于古代越族地区的一些现代

汉语方言，阳声韵和入声韵相配也相当整齐，这种共同的特点反映了台语和汉语在发生学上的密切关系。

声调方面，台语各支语言的声调系统基本是一致的，而且与汉语声调系统也基本一致。台语各支语言一般有八个调类，包括六个舒声调和两个促声调，正好和汉语的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相当。举例如下：②

台语调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汉语调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例 字	三	肥	九	马	凳	匠	七	墨
中古汉语	心谈	奉微	见有	明马	端蟬	从漾	清质	明德
	开一	合三	开三	开二	开一	开三	开三	开一
	səm	biuəi	kiəu	mua	təŋ	dzjaŋ	tsilt	muək
汉语广州话	sa:m ¹	fei ²	kau ³	ma ⁴	taŋ ⁵	tʃæŋ ⁶	tʃ'ət ⁷	mək ⁸
壮 语	sa:m ¹	pi ²	kəu ³	ma ⁴	təŋ ⁵	ca:ŋ ⁶	cat ⁷	mak ⁸
布依语	sa:m ¹	pi ²	ku ³	ma ⁴	taŋ ⁵	tʃa:ŋ ⁶	tsat ⁷	ma ⁸
傣 语	sa:m ¹	pi ²	kau ³	ma ⁴	taŋ ⁵	tʃa:ŋ ⁶	tset ⁷	muək ⁸
侗 语	sa:m ¹	pui ²	tu ³	ma ⁴	taŋ ⁵	tʃa:ŋ ⁶	sət ⁷	mak ⁸
水 语	ha:m ¹	pi ²	cu ³	ma ⁴	taŋ ⁵	ha:ŋ ⁶	cət ⁷	mak ⁸
毛难语	sa:m ¹	pi ²	cu ³	mja ⁴	taŋ ⁵	za:ŋ ⁶	cit ⁷	mak ⁸
仡佬语	sa:m ¹	pi ²	cəu ³	ma ⁴	taŋ ⁵	tja:ŋ ⁶	t'ət ⁷	mak ⁸
泰 语	sa:m ¹	p'i ²	kau ³	ma ⁴	taŋ ⁵	tca:ŋ ⁶	tçet ⁷	muək ⁸

一般认为，古代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后因声母清浊不同的影响分化成八个声调，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两类，原属清声母的变成阴类调，原属浊声母的变成阳类调。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台语各支和汉语粤方言至今仍保留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调类，而声调的阴阳与古代汉语声母的清浊有关。

再如：“拜败”、“订定”、“对队”、“记忌”等各组字，古代汉语属于不同声母和不同声调，前一字是清声母，属阴类调，后一字是浊声母，属阳类调。这些字现代汉语普通话已一律读去声，不分阴阳了，声母也一律读成清音，不分清浊了。但在壮语和汉语粤方言里，虽然声母都读成了清声，声调却不相同，前一字读阴去调，后一字读阳去调，这也反映了过去因声母清浊不同而分成阴阳调类的特点。

从上面声韵调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壮语和汉语之间在语音方面的密切关系。它们在语音系统上具有共同特征和语音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同现象，绝不是偶然的。不可想象，两种在语源上不相干的语言，能在语音上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把这些共同的特征统统说成是受汉语的影响的结果，显然是不妥当的。谁都知道，日语和朝鲜语都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但丝毫也没有改变它们的语音系统，更谈不上影响它们的语言系属了。因此，我们认为壮汉两种语言在语音上的共同特征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它们是同属一个语系的语言。

三

壮语和汉语在语法结构方面也有共同的特点。壮语和汉语都缺乏形态，都以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词序都比较固定。这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反映了壮汉两种语言亲属关系的共同基础。语法具有很大的稳固性。“语言的语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还要慢。”^②因此，有共同来源的壮语和汉语在语法结构上必然有很大的一致性。但是，语言是发展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语法“当然也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改善和改正自己的规则，用

新的规则充实起来。”②③亲属语言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因此，壮语和汉语发展到今天，它们的语法结构也必然会产生一些差异，这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的。

词序比较固定是壮语和汉语语法的一个共同的主要特点。汉语的句子一般可以分析为主语谓语两个部分，其次序是主语部分在前，谓语部分在后。这一点，壮语和汉语是一致的。汉语的句子成分一般可以分为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六种，主语和谓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其他是句子的连带成分。它们的位置是：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在动词谓语之后，定语和状语在它所修饰的语词之前，补语在它所补充的语词之后。这些语序，除定语有些不同外，壮语和汉语也是一致的。试比较下面三个汉语和壮语内容相同的句子：

(一) 包含主语、谓语的句子。

汉语： 太阳 || 出来了！

(主) (谓)

壮语： taŋ¹ŋon² || ʔo:k⁷tau³ lo⁶ ! (太阳出来了)

太阳 出来 了

(主) (谓)

(二) 包含主语、谓语、宾语的句子。

汉语： 我 || 看 书。

(主)(谓)(宾)

壮语： kau¹ || ʔjaw³ sau¹ 。 (我看书)

我 看 书

(主) (谓) (宾)